

Luxun Huazhuan

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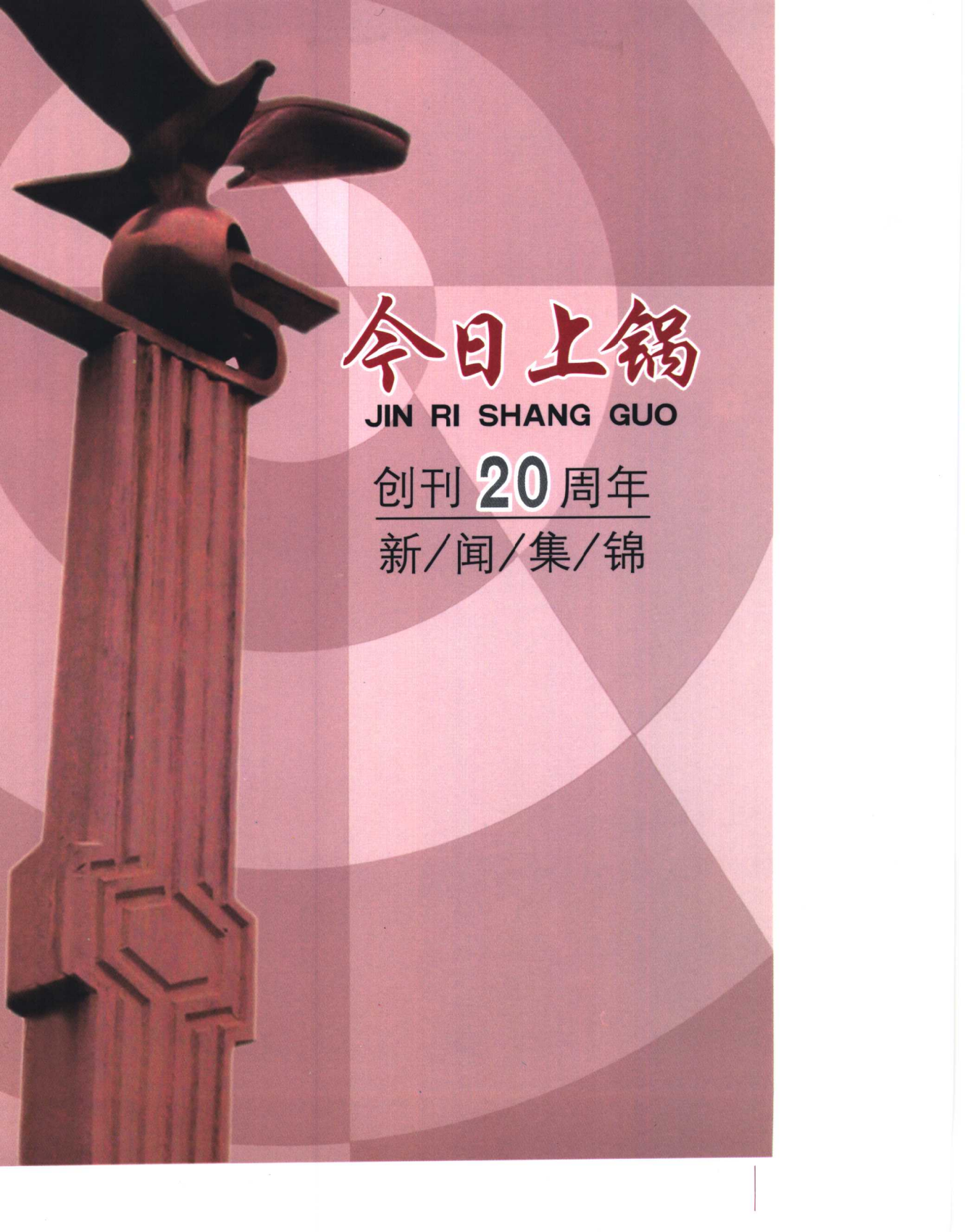
画传

復旦大學出版社



吴中杰

著



今日上锅

JIN RI SHANG GUO

创刊 **20** 周年

新/闻/集/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画传/吴中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309-04341-3

I. 鲁… II. 吴… III. 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画册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702 号

鲁迅画传

吴中杰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品林日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5 插页 6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309-04341-3/I·295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2
【二】	两处茫茫皆不见·····	14
【三】	我在我血荐轩辕·····	23
【四】	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35
【五】	在沉默中爆发·····	47
【六】	精神界之战士·····	59
【七】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70
【八】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80
【九】	吾将上下而求索·····	89



【十】	掀掉这吃人的筵席·····	99
【十一】	更将奋然而前行·····	108
【十二】	在死海里激起了波涛·····	121
【十三】	向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	130
【十四】	在左翼文艺阵线中·····	141
【十五】	怒向刀丛觅小诗·····	152
【十六】	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而斗争·····	165
【十七】	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72
【十八】	抗击新的复古逆流·····	187
【十九】	美的播布与创造·····	194
【二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





1933年5月1日撮

Shimizu

一、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898年5月2日——阴历闰三月十二日，一条航船载着十七岁的鲁迅，告别了家乡绍兴，向着杭州方向驶去。他要几经中转，到南京去投考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厌恶故乡的社会和周围的人物，想远走高飞；

又依恋于母亲和兄弟的亲情，难分难舍。这种难以分舍的亲情，充分地表现在两年后所写的《别诸弟》诗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繁长夜雨来时。”“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母亲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她既是开明的长者，支持儿子的大胆选择，但又舍不得儿子孤身远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道：“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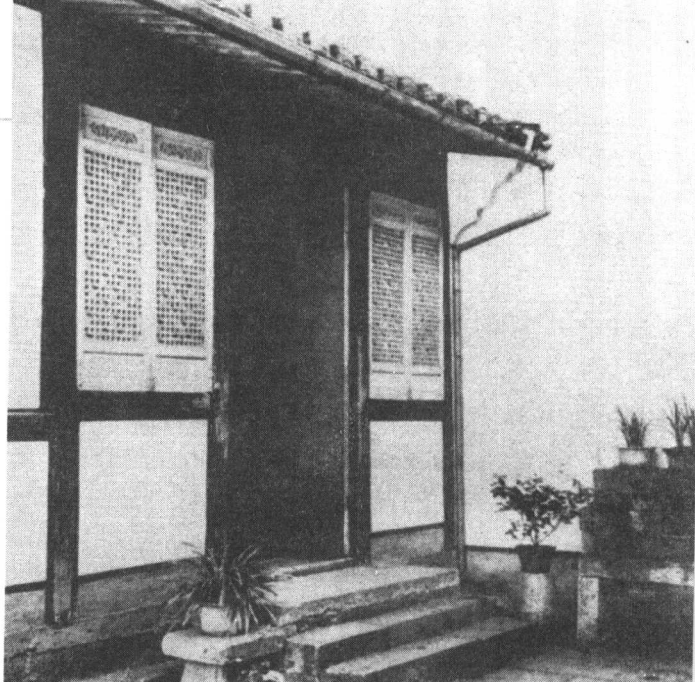


绍兴：江南水乡，历史名城。

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

十七岁的鲁迅，有着过多的人生阅历，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离别家乡，开始了人生的追求。

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能在这样的年纪就独自外出闯荡天下而自豪。



鲁迅故居：绍兴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内小堂前。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阴历辛巳八月初三，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里。他小名樟寿，学名树人，号豫才；鲁迅是他从事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常用的笔名，但却以这个笔名名世。

那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早已走到历史行程的终点。还在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的作者就写道：“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说的是荣国府，其实却象征着整个封建王朝。古老的封建帝国，早已霉烂、腐朽，只不过在闭关自守的条件下苟延残喘。但到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却打开了帝国的大门。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继英国炮舰之后，俄、美、法、德、日等国侵略者纷至沓来。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皇朝却跪倒在洋大人的脚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一条条锁链似地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人民日益深重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但是，哪里有压迫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是不屈服的。正如毛

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广州人民的“平英团”运动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断绝过。中国人民的历次斗争，虽然每被中外反动派所绞杀，但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数千年来不断地修补起来的封建纲常名教，这时再也维系不住人心了。还在鸦片战争之前，敏感的诗人龚自珍就有感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怀着“沈沈心事”，而要求“改革”，要求“变”，要求“改图更法”。他的诗文，“似触电然”，深深地打动了当时人的心灵，开了一代风气。后来的社会变革和西学东渐，在更大的规模上动摇了封建礼教。尽管不断有卫道之士出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但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这时，旧思想的瓦解正如旧生活条件的瓦解一样，是无法遏止的。

鲁迅的家庭，是一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介孚），进

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曾外放江西金谿做知县；父亲周伯宜，中过秀才，闲居在家；母亲鲁瑞，安桥村人，她父亲鲁晴轩是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她本人则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周家本是一个大家族，但这时已经败落，不过到鲁迅出生时，“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鲁迅从小便受着传统教育的折磨。

七岁，鲁迅被送入家塾开蒙，读的是《鉴略》。当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



鲁迅祖父周福清画像



鲁迅父亲周伯宜画像



鲁迅母亲鲁瑞

《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于是，鲁迅被迫每天读着、背着：“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但鲁迅却一字也不懂。幼小的儿童，读着这样古奥的东西，简直是活受罪。先生又不解释它的意义，只教学生死记硬背。“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就是“生于太荒”，读下去，记住它，背出来。父亲的家教又很严。有一回，鲁迅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他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所以很高兴，笑着跳着，催促工人快点开船。这时，父亲却站在他背后了，要他背这种根本看不懂的《鉴略》，“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对于兴高采烈的儿童，这简直是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幼小的鲁迅，只好“粤自盘古”呀！“生于太荒”呀！……读下去，读下去。直到后来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一气背将下去，梦似地就背完了。工人高高地抱起鲁迅，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快步向河埠走去。但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了。

那时，鲁迅时常能得到的乐趣是到屋后的百草园里玩耍。这个园虽然只有一些野草，但对鲁迅说来，却是一个乐园了。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

光緒甲申年重刊

啟蒙鑑略

紹興
城
墨潤堂藏板

啟蒙鑑略序

童蒙之養聖功有焉然孩孺之年遽期
以成人之道則憂憂乎難之古者八歲
入小學十五始入大學學固有次而教
亦自有其方今之授句讀者煩以千字
爲發蒙之端昔梁武好右軍書法集右

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

鲁迅最早的启蒙读本

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但就是这样的乐园，鲁迅也没有能享受多久。十二岁上，鲁迅被送进了三味书屋，从此，他就不能常到百草园里捉蟋蟀和摘覆盆子了。

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离周家不上半里。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这里没有一般书塾里所常供设的孔子的牌位，却挂了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学生们便对着那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这先生叫寿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据说，他是本

鲁迅祖父示孙辈学诗笺



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这位老先生所用的教学方法也还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那一套。有一回，鲁迅不知从哪里听说渊博的东方朔认识一种虫，名叫“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他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得了机会，便去问这位渊博的宿儒：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先生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些怒色了。

鲁迅这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死读书就行。于是他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所读之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但孩子们也自有办法寻找乐趣。他们或者趁先生不注意时，用纸糊的盔甲

套在指甲上做戏，或者跑到后园去折腊梅，寻蝉蜕，捉了苍蝇喂蚂蚁。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是不行的，那要受到先生的斥责，大家只好陆续回去，放开喉咙读一阵书。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真是人声鼎沸。先生自己也念书，有时还大



百草园：幼年鲁迅的乐园。



三味书屋：鲁迅上学的书塾。



声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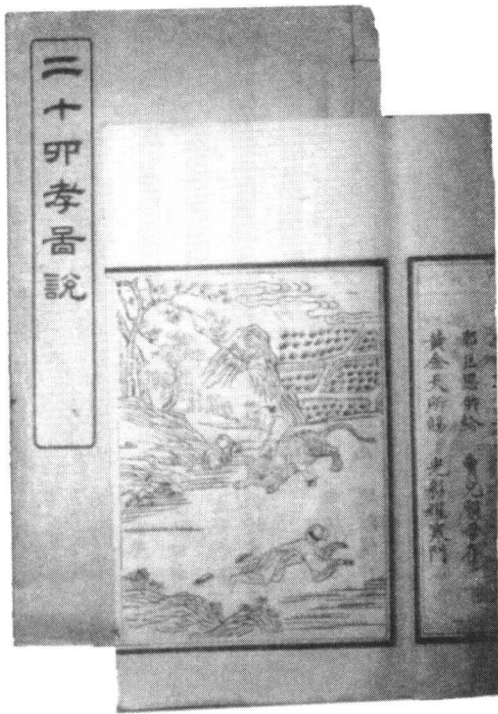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
嗬——……。”

先生读得得意起来，就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读完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而且还有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之类。

鲁迅对于那些半懂不懂的儒家经典很不满意，他后来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而对于那本通俗的封建道德教科书《二十四孝图》，则尤其反感。鲁迅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

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二十四孝图》）什么“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倒也罢了，“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哭竹生笋”已很可疑，“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其中最使他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却穿着五色斑斓的花衣服，像婴儿一样地戏于亲侧，又常挑水上堂，还要假装跌倒，趴在地上学



鲁迅很为反感的孝子教科书：《二十四孝图》。

婴儿啼哭，以取悦双亲，这是多么虚伪啊！而郭巨因家贫，为了能供养母亲，竟要将一个活泼泼的三岁小儿活埋，这又是何等残忍啊！鲁迅看出了封建孝道的虚伪残酷，于是渐渐对封建伦理道德怀疑起来了。

鲁迅不爱读儒家经典，却很喜欢野史杂记及一些民间文艺。在三味书屋上学的时候，鲁迅就趁老先生读书读得入神之际，偷偷地用“荆州纸”蒙在绣像小说上面画人像，《荡寇志》、《西游记》的绣像都画有一大本。而课外涉猎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带画的《山海经》、《花镜》、《诗画舫》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夜谈随录》等小说，以及《酉阳杂俎》、《容斋随笔》等杂集，鲁迅都读了许多，不但丰富了学识，同时还培养了思想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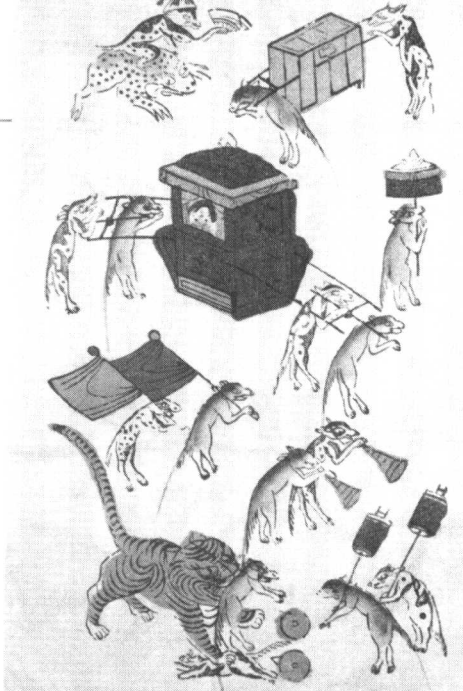
除了读书之外，鲁迅还同农民有着接触，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鲁迅不但曾经有过像运水这样可爱的幼年农民朋友，教他在雪地里捉小鸟雀，告诉他许多在士大夫的书房和庭院中所看不到的新鲜事：如海边的五色的贝壳、西瓜地里伶俐的獐以及獾猪、刺猬，还有潮汛要来的时候出现的有青蛙似的两个脚的跳鱼，等等；而且，由于外婆家是在农村，这又使他有时能够走出士大夫阶级的“上流社会”，而和农民有一定的接触。

鲁迅母亲的娘家住在安桥头，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大都以种田、打鱼为生。当时绍兴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鲁迅的祖母虽然还康健，

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地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每年此时，鲁迅便跟了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安桥头地方虽小，但对鲁迅说来，却是一块乐土：因为他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

鲁迅的外婆家：绍兴安桥头村。



鲁迅所喜欢的民间版画：《老鼠娶亲》。

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这无异于暂时走出囚笼，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农民绝没有士大夫阶级那种虚伪的假面和尔虞我诈的手段，他们首先使鲁迅感受至深的是淳朴浑厚的感情。“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来陪伴鲁迅一同游戏。他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这里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他们都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起“犯上”这两个字来。鲁迅和他的小朋友们每天掘蚯蚓、钓虾子、骑黄牛、跑野地，玩得不亦乐乎。有时，如果邻村有戏，他们还可以架起双橹，摇起航船，在朦胧的月色里径向戏台边飞去。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前面是点点渔火，装饰着夜的港汊；远处传来阵阵笛声，婉转，悠扬——在这样的情景中，真觉得自身都要和笛声一起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但农村究竟不是世外桃源。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的小孩虽然还有一点自然的欢乐，但一到成年，便是无穷的痛苦。他们终年勤劳，却得不到温饱。这种情况，鲁迅在农村住得略久一点，便逐渐感觉到了。因而，对农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对上流社会也更加厌恶起来。对农村情况的了解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于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后来曾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在农村里，鲁迅还接触到许多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戏曲。这里虽然有许多涂饰和歪曲，但多少还昭示着人们的灵魂。鲁迅喜欢看迎神赛会，也喜欢坐



在船上远远地看“大戏”或“目连戏”。他常常和“下等人”一起，高兴地正视那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上的硬语与诙谐……他还特别欣赏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鲁迅欣赏她，不仅因为她是受苦的被压迫者，而且因为她具有强烈的反抗性。

农村生活给鲁迅开辟了新的天地，给鲁迅灌注了新的血液，促使他进一步与封建礼教产生对抗。

到十二岁时，鲁迅家里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祖父被捕入狱；继而又遇父亲重病，家道很快就败落下来了。

那是在1893年，即光绪十九年。那年乡试的主考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的同年，亲友中有人出主意，凑了一万两银子，要周福清为几个亲戚去通关节，事情败露，遂被判为“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在科举取士的清朝，科场案是非常严重的，弄不好可以“满门抄斩”，所以一时搞得形势很紧张，鲁迅和他的弟弟被送到皇甫庄大舅父家避难。因为是避难来的，所以情形与以前大不一样，很受到一些冷遇，有时甚至被称为“乞食者”。这给鲁迅很大的刺激。不久，紧张的形势缓和下来了。鲁迅在舅父家住了半年光景就回到家里。但家道却从此一蹶不振。因为祖父在监狱里得不断用钱，特别是每年秋审，总有消息传来，说老太爷恐怕要遭不测了，于是就得设法凑钱去营救，一次又一次，家里渐渐不能支持了。

接着，父亲周伯宜又得了重病，须得请医生隔日诊视一次。先是请了一位本城的“名医”姚芝轩，因为出名，所以诊金很贵，每次得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而且用药也与众不同，就连“药引”都很难得。起码是芦根，须到河



鲁迅手绘无常图

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但这样地看了整两年，父亲的病还不见起色，而且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了。有一天医生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自然是摆脱干系的托词。但本城的名医除了姚芝轩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而且药引更奇特。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此外还有结子的平地木之类……。但这些东西于病症都不见效，名医只有求救于鬼神了：“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鲁迅的父亲，就在这种庸医卜巫的手下亡故了。时为1896年，鲁迅十五岁。

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重病，使得鲁迅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药店的柜台和他一样高，质铺的是比他高一倍。他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



少年鲁迅经常出入的当铺和药铺